

石  
林  
燕  
語

二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萍洲可談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 石林燕語卷之四

官制寄祿官銀青光祿大夫與光祿正議中散朝議皆分左右朝議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餘竝以序遷大觀中余爲中書舍人奉詔以爲非元豐本意下擬定釐正乃參取舊名以奉直易右朝議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言正奉易右光祿宣奉易左光祿而右銀青光祿大夫正爲光祿大夫遂爲定制故事百官磨勘中書止用定辭熙寧中孫巨源爲知制誥建言君恩無高下何獨于磨勘簡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詔各爲辭元豐官制行惟侍從官而上吏部檢舉奏抄命辭他官自陳于吏部奏抄擬遷而不命辭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曾魯公脩起居注賈文元爲相其友壻也嘗召試乃除天章閣待制文元去位始爲知制誥劉元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爲參知政事乃以侍讀學士出知揚州宋子京王原叔爲翰林學士子京避莒公改龍圖閣學士原叔文安改侍讀學士元祐間蘇子由秉政子瞻自揚州召爲承旨引原叔例請補外不從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親則不除尙書侍郎門下侍郎親則不除給事中中書侍郎親則不除舍人之類六曹尙書避親多除翰林學士蓋于三省無所隸異于舊制自子瞻以來然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

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兩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于簿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脩。審以部爲簿籍之部。則旣云簿。不應更言記。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爲相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章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餌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也。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脩唐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康靖、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脩撰。刊脩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脩官置局于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及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出。獨不得與。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

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王文安。訖奏書亦曾魯公以參知政事領也。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唐自明皇以誕日爲千秋節，其後肅宗爲地平天成節，至代宗羣臣請建天興節，不報。自是歷德、順、憲、穆、敬五帝皆不爲節。文宗太和中復置慶成節，故武宗爲慶陽節，終唐世宣宗爲壽昌節，僖宗爲喜會節。昭宗爲乾和節，中間惟懿宗不置，則唐世此禮亦不常，各係其時君耳。千秋節詔天下咸燕樂，有司休務三日，其餘凡建節皆以爲例。穆宗雖不建節，而紫宸殿受百官稱賀，命嬪光順門賀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門、道士、儒官討論三教之制。文宗時又嘗禁屠宰，燕會惟蔬食脯醢，後旋仍舊。

熙寧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訖崇寧罷科。秋賦每榜魁南省皆迭爲得失。始余中榜邵剛魁，得次徐驛，榜余幹落。時彥榜黃中魁，得次黃裳榜，侯綬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寧，畢漸、李釜、蔡薤榜，章縵、李朴、蔡靖、陳國林皆得。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費元量、王瞻、陳賓皆落，不差一人，亦何怪也。時謂之雄雌解元。

兩京留臺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臺。舊爲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

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卽爲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爲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爲。率用常調庶官。比宮殿給使。請俸差優爾。朝廷旣但以此爲恩。故來者犇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國朝侍從官間有換武職者。蓋唐袁滋故事。例皆換觀察使。如李尙書維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聖間陳康肅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亦換宿州觀察使。加檢校司徒。知天雄軍。陳不樂行。力辭。原闕十七字。明肅后以隻日御朝而諭之曰。天雄朔方會府。虜人視守臣爲輕重。非文武兼才不可。陳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後。遂建節。慶曆中陝西用兵。韓魏公范文正公龐莊敏公爲帥。皆以龍圖閣直學換觀察使。文正懇辭不拜。蓋當權者實欲排之。而以俸優爲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韓龐亦辭。遂罷。

臣僚上殿劄子。末槩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於內廊賜食。待進止。至西時放是也。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爲定式。若爾自當爲取聖旨。蓋沿習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爲西討元帥。自是非親王不爲。安祿山叛。以哥舒翰守潼關。除諸道兵馬元帥。始以臣庶爲之。至德初代宗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爲副。其後又以舒王謨爲荆南等道節度。

諸軍行營都元帥。加都字自此始。此皆實領兵柄。唐末以授錢鏐。則姑以名寵之爾。

唐乾元中。以戶部尙書李暉爲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始立都統之號。其後以節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節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鐸以司徒中書令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是也。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于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尙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主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懇宰相任園。升學士于官上。蓋自示其貴重。故本朝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皆以爲例。亦世以職爲重故爾。若宰相之所貴。不待職也。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勝記。本不係職官。重輕。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爲蜀馮鑑所作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太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瑒之類。則在官上。瑒仍不稱知制誥。殊不可曉。不應當時官名而升降龐雜。乃爾。□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會魯公爲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爲平貨務。

唐舊制。集賢書藏于門下省。永泰後。以勳臣罷節制歸京師者。無職事。欲以備其意。乃詔與儒臣日竝於集賢院待制。仍賜錢三千緡爲食本。以給其費。於是郭英乂、孫志直、臧希讓、高昇、王延昌、與裴遵慶、暢瓘、崔渙、賈至、李季卿、吳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選。待制之名。于此蓋無別於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碑。待制給食入銜。此出一時權宜。後不以爲常。故唐書載之不詳。

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矣。神宗卽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爲之。文潞公在樞府。因稱傳範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記索隱。訓婕爲承。好爲佐。字本皆從人。大抵古人取訓。各以其意適然者。而字多從省。蓋捷、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從省去才。仔爲相子。則訓佐理亦宜。然後以爲嬪職。因易人爲女耳。



元豐既新官制。建尙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尙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刃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諡。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嬀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此亦沿習熟慣而不悟。國姓自當爲羸。余嘗以白蔡魯公。憚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舉脩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于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爲中丞。呂微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與龔鼎臣爲御史。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艸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荊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

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

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則薦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輕舉。改官每歲殆無幾。自慶曆後始以屬邑多寡制數。于是各務充元額。不復更考材實。改官人歲遂增至數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爲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賈直孺爲中司。嘗以爲言。朝廷終莫能處。蓋人情沿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爲也。

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鑲廳。雖中選。止令選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營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營王山爲鳳臺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宮中。蘇子瞻神宗山陵曲赦云。敝鳳臺之仙宇。粲龜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旣□□□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爲別殿。歲時奉祠。宣祖昭憲太后。其後祖宗山陵。遂皆卽京師寺宇爲殿。如奉先故事。興國開先殿。以奉太祖。啓聖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豐間。建景靈宮。於是皆奉迎。以置原廟。自奉先而下皆廢。普安亦元德皇后殯宮舊地也。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置。

學士自此始。其後曷以老請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參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爲兼職。得外任。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爲故事。

趙中令爲相。李處耘爲樞密使。處耘之女爲中令子婦。竝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爲相。程康肅爲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爲相。吳正憲爲樞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旣降。太祖嘗因曲燕問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願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卽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爲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不就。拜尙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輿舟歸。日焚香拜之。旣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醜。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醜。方畢。或謂之

柘枝顛始罷樞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寇準在青州樂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復用者。卽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思陛下否。上雖少解。然明年卒召爲參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細故讒人得乘間如此。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題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卽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 石林燕語卷之五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互。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子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卽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稟。及歸而示。以下原闕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鄭公。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寶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

所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于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脩。因革禮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爲太師，呂申公爲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爲翰林學士，因論八十年君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旣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爲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爲得體。

故事，臣寮告老，一章卽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復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旣得請，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爲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爲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於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爲高云。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舅嘉貞，子弘靖，皆宰相。婿章臯，雖不爲真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原闕九字）本朝韓忠憲億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叅知政事，雖不爲相，而康公、玉汝皆持國，又爲門下侍郎，長子綜雖早死，亦爲知制誥，皆王氏出。婿李內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士

族未有比者。

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爲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司空圖朱全忠篡立。召爲禮部尙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爲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爲圖薨輟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尙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間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旣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爲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于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試院官。舊不爲小錄。崇寧初。霍端友勝。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爲之。余時爲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爲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日時者。紱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制行。始詔六曹尙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易簡。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始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預兵政爲嫌。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



院退待于殿廡。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制。

殿廡幕次。三省官爲一幕。樞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尙書省官爲一幕。御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惟翰林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蓋舊制。知府常以翰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卽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爲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諡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觀文雖異。而創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旣別改承明殿爲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舊制。始真宗爲王冀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密下。此卽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正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威敏。蓋用丁文簡故事爾。輕重疑亦不倫。近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爲二府職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爲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事也。

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于適寸者也。鄭氏言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于世久矣。自秦漢以來。未之聞。翟內翰公